

拆牆

——一個農民講的故事——

紀 中



西北人民出版社

拆 牆

——一個農民講的故事

一

坡頭村是個小莊莊，莊裏一共住着五戶人。其餘四戶咱們「暫且不表」，單說老黃家。

老黃家的人口少，自從老人們去世，只有親弟兄兩個過日子，老大屬馬的，今年三十五；老二屬豬，平三十了。

你莫看這兩人一母同胞的親骨肉，每人的脾性可大不同；老大性子「綿」，不愛多說話，一天到晚光知道悶着頭幹活；老二可是個「強」脾氣，作事任性，「棒打不回」，他願意幹的活兒一個人頂倆，不願意作的說什麼他也不幹。

老大的婆娘姓王，舊社會的女人沒名字，叫王氏；老二的婆娘姓李，自然就是李氏了。

「挑」也「挑」不了這麼湊巧，妯娌倆的脾性也鬧了個「反反子」：王氏能說會道，心靈手巧，炕上炕下，都是一把好手；李氏的身子「瓢」，手脚慢，火燒到眉毛上都不着急。可有一宗，兩個人都是眼睛小，見識短，芝麻一點的事認的比南瓜還大，老覺着別人愛佔便宜，老覺着自己吃了大虧，一個針尖，一個麥芒，日子一長，當然就過不在一達了。

王氏看不上李氏，嫌她作活兒慢，不過「比死人多了一口氣」；李氏嫌王氏吃的多，舌尖嘴快的光說的好聽——尤其是誰也不放心誰，老把對方當作賊看，昨天這個短了五個雞蛋，今天那個又遺了半斤棉花。起首是指雞罵狗地背後咕嚕，接着是面對面地爭吵，後來呢？乾脆撕打起來了！

一抓破臉，日子更不得平安，三天兩頭就得撕打一回，當初弟兄倆還管自己的婆娘，慢慢地也就互相瞪起了眼睛。

王氏吵着要分家，理由是和他們在一達過太吃虧；李氏也哭着要另開，理由是親兄熱弟地沾不上一點兒光。老大心活了，低

着頭「捉摸」，老二也心活了，縐着眉直想。

常言說的好：「一不作二不休，搬倒葫蘆撒了油」，大家的心裏既然都起了意，誰找誰的短處那還不容易？一天，四口人分成兩對打起來了，鬧到這個下場，只好分家。

吃虧。十三畝地一劈兩半，四間房子每邊兩間，公公道道，誰也不

說：「這一輩子，誰要『着失』誰，誰就不是人！」

這是舊民國三十五年的事。

二

「分家的弟兄貓和狗」，這話一點兒也不假。自從他們分家以後，簡直就變成了仇人。因為怕見面生氣，總共兩間的莊子，當中却打上一道三尺二寬的土牆。這樣一來，兩家的院院就變成了衚衕。衕衕就衕衕吧，反正是不能在一達過。

既然變成了衙衙，那些豬呀雞呀的就沒地方轉了，於是豬就只好在炕下邊哼哼，雞就只好在鍋台上屙屎，毛糞不能推，常常跑出一二十里去借籠，誰的心裏也覺着彆扭，可彆扭就彆扭吧，反正是不能在一達過！

秋天雨水多，「衙衙」裏常存水。王氏想了個主意，偷偷地往牆頭這邊填土，雨水從房簷上流下，落到牆上就流到那邊去了；老二曉得了這「鬼八卦」，「以毒攻毒」，那邊也就往上填土，雨水又流回來了……話不必重複，弟兄分家不到三年，牆頭上平空就高了一尺多！

這還不算，挨畔畔耕地就更麻達。老人在畔畔上種了些葷子，老二種了些高粱。都還沒出苗哩，王氏曉得了。她想：「你種『桃黍』來吸我的田禾？好，看我能鬆下的？」

於是她就種了兩溜蓖麻。

蓖麻長的又粗又大，老二畔上的棉花叫它吸的又黃又小。老二氣急了，夜間就往老大地裏撿石頭……

說起這些事，真是三天三夜也說不完，那時候還沒解放，咱農民的腦子裏是一盆漿子，雖然覺着他弟兄這樣鬧不好，可是也沒人去說合。農民嘛，只知道自顧自，誰還曉得啥叫集體觀念？那怕他們打的「血河裏撈骨頭」哩，別人也只是站旁邊看笑場。解放了，土地改革了，開天闢地頭一回，咱農民受了共產黨的教育。腦子一明白，問題才看清楚，「天下農民是一家」嘛，親弟兄這樣彎扭成啥話？所以鄉親們出來解勸了，勸他們趕快合好，打開這道自私自利的牆！

老大完全同意，他覺着以前的失和氣，是因為每人都有個個人主義的原故，今後大家都有了進步，合好起來當然會比一直彎扭下去好的多，王氏呢——對，王氏如今可叫王桂英了，她入了婦聯會，又上了一季冬學，受了教育也就不反對了。李氏，她叫李彩蘭，一聽此言，正中下懷，她老早就覺着單單兩口人鬧生產，家裏地裏忙不開，那還有個不願之理？老二可不行，天生的「強」人，頭搖得比貨郎鼓還快，一口咬定說：「我從來不吃回鍋飯！」

好說歹說都不成功，你可把他有啥辦法呢？

村裏開始組織變工組了，老大選成了組長。全村總共五家人，地挨地，房靠房，編成一組是再好也沒有了，可是老二呢？他不參加！

變工組是自願的，誰也不能強迫，你可把他有啥辦法呢？

事情沒眉眼，別人笑着對老大說：「虧你還是個組長呢，連自己的親兄弟都團結不了。」

老大心裏挺難受，叭叭叭地抽旱烟。

一天，弟兄倆在街道上碰上了，按老規矩，當然要把臉一扭，這回老大說話了——這是七年中的頭一句話。他說：「老二……」

老二站住了，兩隻眼睛盯着地。

「你看這變工組……」

老二哼了一聲扭身就走。

老大這天晚上想了半夜，越想越覺着舊社會太瞎。地主分化農民，把咱農民截成一小塊一小塊的；農民自己也自私自利，沒有

這回是盯着對方的眼睛。

「你看這變工組——」

老二連哼也沒哼，扭頭就走！



老二哼了一聲扭身就走。

集體觀念，自己給自己人打土牆！他現在是恨透了這道牆！

他想通了，他要主動地去團結老二。

第二天，他在門外等上了老二，他大聲的說：「老二！」

老二站住了。

三

變工組也不能因此停下，除老二家外，全村裏都組織在一達了。

變工組真好，有計劃，有分工，下地的下地，作飯的作飯，趕集的趕集，省力省工又紅火，最重要的是使全村人更加强了團結。

老二家單幹，顧了這顧不了那，正鋤着草哩，鹽沒了，趕快上集去買鹽；攪轆轆還得帶改水，手脚一慢就不定出啥亂子。一天忙的昏頭昏腦，結果還是幹不出活來。

變工組的好處他看出來了，人家人多手衆，轉眼就是一大片，談談笑笑，鬆鬆「反反」。說上糞，馱的馱，推的推，一下就上滿；說澆地，攪的攪，放的放，一下就澆遍。太陽大了，休息，一邊犁地還一邊唱「亂彈」呢。

再看看人家是啥莊稼，麥苗又黑又亮，地裏沒一棵雜草；自

己的呢？唉，又黃又細，活像害傷寒病人的頭髮……

「掙」死也不行，反正一個人頂不上七八個！

「耳聽是虛，眼見是真」，變工組的好處就擺在他面前，嘴裏不說，心裏服了。

原先他不參加變工組，是有顧慮，怕吃虧；現在他看的明明白白，只有好處，沒有壞處，因而他想：「我也參加上吧？……」可是又一想，不能！裏邊有老大，他不能參加！

他就是這麼個「強」人。

說話之間，到了忙月。

一天下午，老二碾罷一場騰場，又攤開了二場正準備碾呀，忽然從西北角上來了一塊烏雲，氣候悶熱，眼看要下白雨。他看事不好，回家去喊作飯的李彩蘭。兩口子剛返到場上，豆大的雨點就落下來了。

呼雷閃電，雨裏攪着掃地風。

這時候，不要說搭麥稽集，就是收拾攤開的麥也來不及了。

老二急得滿頭大汗，李彩蘭急得直哭。

糟糕啦，場裏的麥子瞎啦。麥秸一漚連燒柴都不起燄，一年的牲口只好吊起肚子！



「哥……我說啥呢！您們教育了我……」。

子正急得
像熱鍋上
的螞蟻又
跳又蹦，
張着雙手
在場裏「
拾翻」哩
，就在這
時候，只
見由場外
踏踏踏一
兩口

連竄進七八個人來。不問他兩口子同意不同意，「串」堆子的「串」堆子，搭集的搭集，不過五分鐘，就把場裏拾掇得「利利然然」。

這就是村裏的變工組，由組長老大指揮着作的。

這一夜老二兩口子沒睡成覺，說一陣哭一陣，哭一陣把自己「日厥」一陣。又砸炕沿又拍胸一直鬧到天明。

天麻麻亮，老大剛睜開眼，就聽見院裏咚咚地有人在砸牆；趕緊跑出去一看，是老二，手裏拿着把老鏟，把牆拆開一條豁豁走過來了！

沒等老大言傳，老二一下撲到他面前，一把拉着他的手說：「哥……我說啥呢？你們教育了我……」

就是這樣，同志，從那時就拆開了那道隔離開他們的牆……